樗齋漫錄

樗齋漫録卷之九

南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西僧利瑪竇言天地間止有三行水也火也土也又以氣爲一行人頗以爲誕余謂此非利瑪竇之言也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至矣盡矣然此非邵子之言也岐伯對黃帝曰大氣舉之葛洪釋渾天曰地居天浮虞聳曰天形穹窿如鷄子冪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如覆奩於水而奩不没氣充其中也張子曰虚空即氣減一尺地即有一尺氣

人自不知又曰氣之散於太虛猶氷之凝釋於水

蓋天包地外所以浮之者氣也所以浮氣者水也

氣與水合生生不窮所以能浮天地而升降之鮑

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氣隨氣爲水母氣聚水生

故呵氣成潤雲蒸霧涌則水珠流出山川出雲則

時雨以降此其證也故天地間有許多氣自有許

多水生氣則生水生水則助氣未嘗相離然非火

以涸之則陰氣盛陽氣微而無沴矣夫日者火也

蓋日圓竟千里無物不被升天萬物焦入海則萬

又作此解

水涸水不涸則盈而濫易至汎溢涸而不生則氣與火俱竭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利瑪竇之言非誕也

一孝廉空空如也儼然師席侈口不慙一日述先輩之言曰學者以謹默爲第一義凡矜夸張大者皆學不足也譬如酒罐半罐者鳴滿罐者決不鳴此至言也但非之人可言耳梁溪葉文通詬之曰然亦有辨不可混過孝廉問曰何居文通曰也須知空罐原不鳴之人慙愧聞者絕倒

近日有游山到絕異處不能贊一辭但曰怎麼處又曰豈有此理此真深于贊者也嘗聞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黃九怎得不窮如此贊語非我坡公決不能道因思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即此意也今有見人詩文輙曰秦漢秦漢盛唐盛唐見人舉業輙曰王唐王唐者固知此人不識一字也

坡公答李端叔書曰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自喜漸不爲人識此坡公何等意度想名心頓歇方得有此近日有一鉅公亦爲醉人所摧罵瀟城俱駭爲異

事須退一步想

先嫁事君

事不覺今人轉憶披公耳

文子曰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此即退一步天寬地濶意也蓋惟後故前惟退故進今世多爭先之人所以下人多而上人少也哀哉

列子以仕衛爲嫁于衛嫁字甚妙臣之事君婦之事夫從一而終之死靡它無二也所以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並稱焉硯北子聞之笑曰其如今日再醮者多何

舜有傲弟人皆知之舜有賢妹人不知也列女傳舜

女弟繫與二嫂諧或又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嫘每爲之解故舜得免按說文畫嫘舜妹嫘或作婐史正義作顆又作繫畫始于嫘故曰畫嫘是繫與嫘一人也噫亦異矣只此一端世上男子不如婦人者多矣象哉象哉豈特舜之罪人抑亦不可爲嫘之婢妾矣

印行書籍始于後唐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于交游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

遺學者後仕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于成都三宰相可謂有功于文教矣然亦孰意今日竟有歪山人詩艸老童生文稿也耶三宰相知此定以作偏自悔

葉敬君曰心身至親至近不相離也身之不知何以爲心愚嘗讀黃帝內經云凡人兩手足各有三陰脉三陽脉以合爲十二經脉也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至頭足之三陽從頭下走至足足之三陰從足上走入腹絡脉傳注周流不息

故經脉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者也其始從中焦注手太陰陽明陽明注足陽明太陰太陰注手少陰太陽太陽注足太陽少陰少陰注手心主少陽少陽注足少陽厥陰厥陰復注于太陰其氣常以平旦為紀以漏水下百刻晝夜行流與天度終而復始也三復至此愚因有感而悟焉曰氣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經分十二以行十二時人身之中天地備矣陰陽全矣晝夜之道通矣姑無論其他即人自平旦寅時至於夜之子丑未有能

然而知其爲寅爲卯者不得已而假借漏水之下箭之浮沉以紀其時焉知人身中自有真漏水乎知能靜觀經脉氣血從中府起循臂下至少商穴止是爲手太陰肺經吾知其爲寅時矣從少商交與商陽循肘上行至鼻旁迎香穴止是爲手陽明吾知其爲卯時矣從迎香交與承泣穴上行至頭維對人迎循胸腹至足厲兌止是爲足陽明胃經吾知其爲辰時矣從冲陽過交與足大指隱白循腿腹上行至腋下大包穴止是爲足太陰脾經吾

知其爲巳時矣從大包交與腋下極泉循臂行至小指少冲穴止是爲手少陰心經吾知其爲午時矣從少冲交與小指少澤循肘上行至面聽宫穴止是爲手太陽小腸吾知其爲未時矣從聽宫交與睛明循頭頸下背腰腿至足小指至陰穴止是爲足太陽膀胱吾知其爲申時矣從至陰交與足心湧泉循膝腹上行至胸俞府穴止是爲足少陰腎經吾知其爲酉時矣從俞府交與乳旁天池循手臂下行至中指中冲穴止是爲手厥陰心胞絡

吾知其爲戌時矣從中冲交與手四指關冲循臂上行至面耳門穴止是爲少陽三焦吾知其爲亥時矣從耳門交與瞳子窌循頭耳側脇下行至足小指竅陰穴止是爲足少陽膽經吾知其爲子時矣從竅陰交與足大指端大敦穴循髀股上行至腹期門穴止是爲足厥陰肝經吾知其爲丑時矣此吾身十二時之漏箭默以供吾心眼之靜觀學者所當近取諸身以爲存心養性之助者也

孔子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孟子曰聖人行一不義

論漢宋三帝之失德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三代以還茲風蔑矣震世英雄乘時遘運驅策寰宇鼓鑄人群才識意氣非不卓偉可觀而學不聞道行非粹白志急于功名心累于多慾君子惜之漢唐宋英雄真王迹其舉動醇駁雜用王霸吾不暇細求苛責第舉其根本之大者漢高帝始入關中見秦宮室金帛子女目眩神摇輒生愛戀若非樊噲留侯苦口力諫一行沉迷黔首失望豪傑解體尚復有漢乎固知其心志之不能超于物表矣大業甫就輒忌功臣猛

將惡行誅夷若浮雲富貴黃屋非心必不剪所忌以杜後憂我之恢基建業所仗戮力何人大勳既集必滅之而後朝食亦太忍哉呂后糟糠之妻相從于流離艱苦一朝富貴以區區戚姬之愛欲易太子溺牀笫之情忘根本之慮卒之積鬱閨闈流禍社稷有道真人固如是乎光武平居自歎仕宦須至執金吾娶妻須娶陰麗華其志願不過如此余觀其昆陽一戰大有麾斥八極之氣雄才英略洵千古無倫矣既得麗華生平願足不勝其眈

溺寵嬖郭后與太子彊並以無罪坐廢當廢太子彊乃下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嗟乎郭后與彊何罪而廢陰氏與陽何名而立不過爲麗華之色耳胡氏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由斯以觀光武之勝公孫述隗囂諸人者獨才氣耳宋太祖曰洞開諸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陳橋之變陰謀密計鬼神莫測是可爲洞開諸門乎人方以孤

兒寡婦挈而授我而我一旦囘而易心欺而取之此與操莽何異假令守成不善不再傳而失之名嘗何如醜矣蜀王建失道以兵平之建之所爲失道徒以一女妖花蘂夫人故也一得而輙收之宮中寵冠後庭此與桓温私李勢女等耳又何以責王建哉藝祖之心不能超於物慾之上又明也帝王之興眞有天命非緣其才與德必足以得之吾觀三君之足以失者良亦不少矣三代以後吾安得見有道王人經營天下哉陳圖南似有志于天

下天命不屬而止令其當藝祖處其氣象必有可觀而惜不獲見也豈後世之氣數則然耶三代而下帝王有道者惟漢文梁武梁武敗於侯景議者少之失止納叛不明闇于臥本非以不德甚禍也直是運數不能逃耳余觀其神武戡亂精明勤政淵博綜古慈愛拯物清淨持身超朗離慾神采照難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彼直以幻泡眎黃屋脫屣而去耳再曰荷荷史臣不察之謂不足憑也樗道人曰武帝得此佛力也縛真于此佛心也

張孟奇攄爾雅辯國策史記雞口爲雞尸之誤牛後爲牛從之誤欲作寧爲雞尸無爲牛從蓋言尸主也從從也寧爲小之主不爲大之從似爲有理郎使並存雞口牛後自不如雞尸牛從爲古雅矣文字雅俗此亦可覩其一班也作者亦辯別至此乎

劉晝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戸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何物笨伯出此快語

管子書多古字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此兄字乃古況字而註以爲召忽謂管仲爲兄陋矣一日述此冷居士笑曰今吳人謂兄爲況乃從管子得來第不知謂叔爲椒却從何處得來耳聞者絕倒蓋吳中輕薄特以兄爲況以叔爲椒冷居士深惡之云

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至言也然愛氣須養氣則閑欲平意靜神要矣蓋閑欲以平意平意

儒者養氣與道家言之不同

以靜神靜神以養氣節候自然如此今之病皆火爲之火即氣也此氣順即爲水此氣逆即爲火使此氣順而不逆則火皆爲水而病自不作矣養生者知之

國朝設官分職祇具空名惟郡邑學官爲甚不肖者無論已即翩翩文采者亦僅以筆札給事上人爲要務至於作養人才講解經籍二事則毫不經心余憶宋政和中有建言者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簡牘樂語之類庶日力得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

責任師儒之意故鄒公浩嘗爲潁昌府教授范純仁爲守嘗加禮重一日純仁欲鄒公爲撰樂語鄒辭不爲范曰翰林學士亦作此鄒曰學士則可教授則不可范改容謝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廣厲學官者此張孟奇之言也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

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卽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爲武德之舞時雖參用招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山夫人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故黃帝以下之詩於是併亡矣夫公子完去陳時虞招猶不廢卽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漢興時老師

宿儒當有存者於此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既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之亡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屠緯真有采真詩八章今錄其首篇已足爲煩熱世界一帖清涼散矣詩曰王侯貴薰天車服赫衢路寶玉若崇丘郿塢矜積聚禍福在眉睫生殺由指顧機權阬塹深倏忽雲飈鶩萬夫候顏色四海望喜怒華屋高崔嵬層臺何軒翥疎簾媚花竹羅縠飄煙霧開筵奏伎樂度曲按宮羽鸞釵儼成行妝

眉日進御憂樂相煎熬嗜慾紛蝕盡自謂萬年期
誰知等霜露暫然大命臨黃金那可錮朝旦讌華
堂日暮遊泉路妻孥守繐帷賓客皆縞素珠玉委
泥沙松栢偃丘墓墓前啼猿熊墓後走狐兔燐火
青熒熒山鬼夜深語陰陽幹元運萬物歸氣數英
雄盡土灰貴賤那得度生時營六合一死杳何處
古來總消歇屬纊猶不悟情尋太上言修真景可
駐清虛蛻塵囂純白瀰汚跳身五行外復受陶鑄
神超形乃越茲理庶無誤

[illegible]

西楚江進之曰　太祖微行至田舍見一村翁問其生庚翁告之某年月日時皆同上　太祖曰爾有子乎答曰否有田產乎曰否然則何以自給曰吾恃養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　太祖默念我有京省渠以蜂桶敵之此年月日時合之符又問爾於蜂歲割蜜凡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不難結我逐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盡割割十之三留其七聽蜂自啖爲卒歲計我乃即春夏所割蜜易錢帛米粟量入爲出以糊其口

而蜂亦有餘蜜得不餒明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飽蓋若此他養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盡割之無餘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無蜜皆莫我若也　太祖嘆曰民猶蜂也君人者不務休養竭澤取之民安得不貧以死民死而國無其民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蜜之類也蜂丈人之言可爲養民者法矣

長洲令君江進之曰楚人謂虎爲老虫姑蘇人謂鼠爲老虫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

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閽童荅曰老虫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吳俗相傳爾耳嗟嗟鼠冐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冐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皇之上端冕垂紳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權貴摧豪强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劍左秉鉞右仗纛者果能禦羣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翦之儔歟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虫也徐而叩所挾

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鼠輩天下事不可大憂耶

雪濤集云爲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爲然今非其時矣國家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爲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懾於黜罰心計曰與其得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箠楚繼之矣箠楚不完而囹圄

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焉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糶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蝦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脚躧焉

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嗚呼世之爲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即欲有司不爲駝醫可得耶噫居今之世無論前代即求如　二祖時比歲蠲免亦杳然有今古之隔矣

雪濤集云見卵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恒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

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怒以手

擊卵碎之曰毋留此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碎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妒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為妄泊然無嗜頹然無起即見在者且屬諸烏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

計希圖非望者僞一算雞卵之人手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土語豈眞南蠻鴃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

此事不為人設身處地想者非君子也

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尚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王耶

一孝廉以占產結小民之怨小民憤甚一日含糞以吐其面耳目口鼻皆穢污不堪衆孝廉群起而攻此民適一縉紳聞之為此民往解曰諸君勿惹當思士夫的面圈是面小民的口也是口彼自穢其口豈所欲哉特有以迫之耳衆孝廉遂散而不

戚戚可憐焉惟此此乃天性耳

復助此一孝廉也縉紳之言平等一概真得孔門恕字衣鉢者所以解衆人之怒如反掌也

君子坦蕩蕩坦是横説小人長戚戚長是竪説極妙君子居易俟命只是素位再不願外真是信步行將去從天分付來今朝只管今朝明日由他明日所以濶廣故從横説若小人者一日而爲百年之謀一身而爲子孫之慮未得患得既得患失營營苟苟無有休時所以狭長故從竪説聖賢文字字親切乃爾

從來說鬼神者無如葉敬君爲親切其荆關語曰心性之學何以質諸鬼神曰中庸論天命之性既曰不睹不聞論鬼神之德亦曰不見不聞論天命之性既曰萬物育焉論鬼神之德亦曰體物不遺故知中庸不是說鬼神只是說心性耳子不語怪力亂神以神之德至與怪力亂同列而共屏之何其薄鬼神也子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蓋其鬼而祭之諂也今之學者妄談鬼神往往以塵溷中無端妖孽奉爲奇鬼陰霾內無賴魔王奉爲明

神皆所謂非其鬼者耳且聖人明以視不見聽不聞者爲鬼神而今人競以視可見聽可聞者爲鬼神於是野狐精魅得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搖奪人之心志嗚呼此怪物也安得體物而不遺哉天地間奇奇怪怪何所不有謂空天曠地絶無鬼神吾不敢知謂充天塞地絶無邪鬼神吾不敢知但邪者必不可以鬼神言正者乃可以鬼神言邪者鬼神之奴婢正者鬼神之主君苟鬼神而正矣則其喜怒哀樂必是未發之中必是中節之和依然與

吾心吾性合符節也豈有天地自天地鬼神自鬼神而心性自心性者哉可見世間無兩樣鬼神天地之鬼神即心性之鬼神也大都尼山有神不能述六經憲萬世禱尼山而生孔子孔子乃神矣嵩岳有神不能藩四國宣四方降嵩岳而生申甫申甫乃神矣懷山襄陵水爲祟也而不能不降伏於疏鑿故河神不在水中而在司空之禹種植生息土之德也而不能不徼福於降種故穀神不在土中而在教稼之稷由是觀之人則真鬼神耳世更

有鬼于人神於人者乎故中庸下文亦更不言他鬼神而但言人而鬼神者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分明是人鬼人神也等人耳生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爲中和位育之鬼神沒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爲體物不遺之鬼神生則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源爲深造自得之鬼神殁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爲不可度思之鬼神可見天地之性人爲貴莫貴于心性耳萬物之神人爲靈莫靈於心

性耳世人大都播弄精魂煎熬魄體漏泄智巧祛
槁神明故其生也乍起乍滅倏往倏來已是無定
河邊骨深閨夢裏人安得而稱體物不遺之鬼神
及其歿也抛乡入乡辭夢歸夢徒然抱著露電泡
影逐著神馬尻輪安得而稱洋洋如在之鬼神若
是者何也惟其誠故不可掩惟其可掩則是其不
誠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
化鬼矣神矣其必在心性之誠矣
嘗聞漢馬援戒子有曰杜季良爲人豪俠父喪致客

數郡吾愛之敬之不願汝曹效之因舉畫虎爲喻唐柳玭戒子有日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一或失檢得罪重於他人嗚呼兩公眞格言哉余觀吳中如王元美家世列卿貳蓋鼎族也延陵秦方伯燿雲間喬憲長楙敬俱號名閥當乙未歲吳人以關白未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之而元美仲子士驌燿弟泰燈楙敬子名相俱自負貴介又王能文章泰喬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相往來出入狹斜酒中大叫傍不目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

可謂小人而無忌憚也

曰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場皆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泛泛投刺富人大家曰吾曹欲首事靖島寇貸君家千金爲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輙目攝曰爾爲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勦汝家汝金非我有誰有耶蓋意在得金姑爲大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常佩劍出入以爲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聶言趙州平

勒　秦死於法　趙死於奈

王秦裔諸公子將爲叛事聞巡撫朱鑑塘檄有司分捕之聞於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爲妖言然鞫之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及秦大辟王戊裔配已而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爲冤竟成疑獄久繫元美家有厮養名胡忠者善說平話元美酒酣輒命說解客頤忠每說明皇宋太祖我朝　武宗輒自稱朕稱寡人稱人曰卿等以爲常然直戲耳士肅每携忠自隨胡作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聞習乍罵者輙亦曰彼且天子自爲以是并爲王罪至收之囹

圖之中此其情固非真目之叛目之妖言固邁然亦由秦王等自恃高門大閥交遊非類以至於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放季良如柳玭所稱毋恃門第恂恂自守杜門謝客圖史自娛寧至受意外之禍如此哉余固記之以戒士夫子弟輕交遊祺禍如秦王輩者此亦雪濤集之言也

樗齋漫錄卷之九終

予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文能乾淨者即學問功夫字訣也

樗齋漫録卷之十

南里許自昌玄祐父纂

宋王伯厚論公孤二字甚好謂公則無私孤則無朋今之爲公孤者亦嘗味其旨乎

焦澹園曰江漢以濯之言淨也秋陽以暴之言乾也淨則不拖泥乾則不帶水聖學只是乾淨二字如此說經令人意開

馬貳師曰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俗傳如此此誤也乃可與言人無二三謂可與語之

人也若作可與人言無二三則心事亦曖昧甚矣

止謗莫如自修禦寒莫如重裘重作平聲讀乃修而益修之喻也有一學究以爲輕重重字蓋未嘗衣輕裘者矣

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萋葉文通曰被謗時讀一過幾欲拜彼叔孫

嘗擬作一軒額以孤月以東坡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眉之

夫須彌鐵圍九州四部三千大千崑崙蓬閬百川五嶽無所不包弗于瞿耶閻浮鬱單仙佛凡聖中華戎夷飛走翾蠕卉木土石無所不育此其所以爲造化也十洲三島桃花馬桼梅岑洛伽拳石塊土無所不蓄金堂玉室珍禽異獸蛟龍鱷鯨魚鼈鰍鱔珊瑚珠貝浮尸斷梗無所不有此其所以爲滄海也世界亦大矣道豈小乎哉人之胷懷須洞識量寬舒計亦應爾北轅南轡不必一塗陸車水舟不必一器物有鉅質不必局於小方世有奇蹤不

必拘於常調異已者有可采不必與我盡同在人者有足收不必問我所有智計苟新不必心思之所嘗及事權適變不必耳目之所嘗經夫鉅人必無細跡弘竅必無小聲英靈瓌偉之夫操挾恒異而表竪不凡詎拘攣常局可以繩約而節束之哉井蛙夏虫難與語大久矣我好黃老則鄙儒家爲俗流我宗關洛則絀仙釋爲異敎我崇有則闢虛無我譚玄則斥實際我修細謹則惡宏達我稟椎朴則害騷雅我尚文學則薄武備我講性命則輕

事功我厲矜莊則笑散朗之士我務軟退則病舅果之夫意見苟合則雖嫫母之質飾為夷光趣向既乖則雖荊山之珍詆為頑石大賢往往播棄賢人顧反登庸古者絺葛之嗟康瓠之嘆有以也昔東方朔文辭不遜武帝不罪而偉其人嚴光足加帝腹光武屈已而成其志陶弘景畫兩牛以傲梁武梁武笑而聽之不強致李白大醉而入宮草樂府脫靴捧硯無人臣禮玄宗赦其才不較也朱雲京房以疏遠小臣並得與人主接膝而譚折檻而

靜殿廷之上不以爲駭河上公司馬承禎軒轅集
田遊岩孫思邈以至達摩寶誌麻襦玄奘咸方外
異人抱道負奇出入宫禁爲天子親禮承其顔色
聆其緒論不聞當時公卿大臣有異議唐文學諸
生朝謨一詩暮被於管絃夕奏一文朝書於御屏
而至尊時召供奉近臣從容賜坐讌飲款洽宋時
至有天子請客之語蓋當宋明主治世也汲長孺
至不拜大將軍王生至命張大廷尉結襪孟嘉落
帽於桓大司馬之前庾大尉與諸衆佐僚屬雜坐

嘯咏胡恭達嘲鄭太穆爲于司空屬吏貽書司空盛稱官卑俸薄不足活其百口索賄於襄陽語涉跋扈司空休休笑而不怒每物令給半焉狂生路罵韓魏公魏公不問有獻詩范文正者至云踏破賀蘭山清西海亦太迂宕矣文正亟收之曼倩陵轢卿相嘲侮豪傑帝每優容之阮嗣宗之徒清虛通偉頽然自放蔑棄禮法脫去繩檢晉朝猶時加保持謝安石携妓東山朞功之喪不廢絲竹而曾不損當代清譽李長源白衣事人主乃欲枕至尊

股一動天文而青蓮元白諸賢風流醖藉彼時並不聞責以苛禮蘇長公爲守所至有西湖迸流光於杯中了郡事於湖上士林豔慕其手采千秋而下蕭蕭來殃人若在今日俱當挂吏議伏文法以疎狂見斥重則不保其腰領輕則投竄於遐荒矣歷代以來人情弘通法網濶略將未嘗乏賢良養盛治世界氣象自是偉然可觀今局促狹隘罔容法嚴識恒狃於藩籬而議不通於寥廓士吐一奇論則指以爲迂狂立一奇節則驚以爲怪事巧猾

爲古至斯亦昔矣

庸軟者循常襲故以揖拜擎曲爲道德以摛書朗
會爲功業以錢穀米鹽爲大計以富貴通顯爲聖
賢嗟乎此豈世道之福哉此屬緯眞須洞篇也大
足以解拘儒之縛愛之錄之

黃豫章論奕謂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爭先則後
之此千古至言詩文無不如此蓋師習者也弟子
高師一着乃巧耳僅能及之所云巧者不過習者
之門也

記曰有財此有用有用兩字具見經國理財手段若

不用而積之無用之地固非有用即妄用而付之無用之鄉亦非有用聖賢文字真是一字不肯虛設

唐進士陳肅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天下事大率如此凡多言多動多爭多取俱為人所憎惡蓋少則貴多則賤物理人情無不一也

一人守五戒極嚴然皆戒之迹也一日偶口論酒戒當急謂昏迷皆酒之果也友人詭之曰我醉後愈

醒何也其人曰不與你一世論昏醒此至言也必有所授非此人所能言也友人復詬之曰所以今世不飲酒者多昏迷乃前因耳聞者絕倒

一腐儒最不能奕又侈口以奕自負每對局必敗乃憤耻自誓不復奕一友詰其何以不復奕其人以持五戒對友曰奕不在五戒之內何以戒奕其人曰奕不免殺五戒以不殺爲首故戒之葉文通從旁大笑曰若如此說公。却。替。他。人。戒。了一座大笑

白樂天賦牡丹有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可以

身居人上者猶不可無秀才見識以治家

爲園囿之戒鄭雲叟賦珠翠有曰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可以爲歌舞之戒一衲于見此云此乃秀才見識中人賦數鄉稅亦不至付之無用之地匠氏工人衣食嫁娶實取之此矣

江令君曰夫財人所欲也得非其分卽財卽禍余官姑蘇有潘姓者掘地開機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奎潘壁兩毋出也壁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壁隣人覺之以其家事也寢不敢發奎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聰頴然淫恣無度入貲爲

國子生司歲美鳳阿覽牒日何名潘城爲增一壁字父奎聞之甚不樂蓋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父而歐之死說者以爲璧再生爲璧城以子殺父報殺弟之業夫藏金無主者也然無故得之尚且兄弟相殺父子相戮產盡人亡而後已則夫巧取計奪獵人之財以自富者能保不爲禍哉昔人有言吾辭禍。非辭富。達哉

邵堯夫有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天

下光景此爲第一義矣若不知幾定至花辦沾泥

糟頭着枕

李虛己詩曾致堯謂其工而聲啞啞字極妙邇來袁

坤儀評文嘗曰不好聽即此意也因思坡公三分

來文七分來讀似非戲語

今天下日弄紙牌而不知其義其義本自了然而反

爲宋江等名目所蔽塞蓋俱錢之數目也空沒文

半文錢以至九文錢十之數也十之後爲伯俗所

云索子乃伯之數也至今江以北尚以爲伯子是

其來遠矣然以一百合九百并千之數亦該之矣故直接萬貫焉然自一萬貫至九萬亦得十萬之數故又自二十萬起以至百萬千萬萬萬也至萬萬而數終矣故紙牌止于是焉紫衲道人謂此四十紙非精于易者不能爲篤論也其更妙處以空没文與萬萬貫並爲四賞眞知無爲有之君者也俗人亦知此乎

一老衲見人卜問乃曰不獨自家胞中尚有疑在亦且爲鬼神所覷矣此衲豈尋常禿子也哉

得道之人形在衆人之中神超衆人之上所云遯世也天山遯天與山非不日在衆人眼前只是不能到他地步耳子貢仲尼日月也亦是如此說

嘗疑周子太極圖上下三圈俱不着色近見葉敬君言之甚徹録之荆關語曰濂溪先生作太極圖第一圈清虛而不落色象圓满而不墮晦空此天地之根也人心之初也執中之中而一貫之一也此一圈者外包而無邊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中間無縫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其次陽動陰静則

於太極圈中分象分名又其次金木水火土且於
陰陽圈中分氣分位此直太極圈中之緒餘而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圈洎萬物化生之圈與太
極圓圈同體而無二者何也太極之圈天地之心
也能生陰陽五行而無陰陽五行之象者也男女
之圈人之心也受生於陰陽五行而無陰陽五行
之象者也萬物之圈物之心也亦受生於陰陽五
行而無陰陽五行之象者也故此三圈各各同體
吾以此知天地間止此三圈而已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則上而太極之圈下而萬物之圈盡從人心一圈中包涵之吾以此此又知天地間止此一圈而已此一圈者分明是個心却不是血肉團之心血肉團之心屬火與肝木肺金脾土腎水相對而爲五此一箇圈寄於血肉團中而充滿於五臟際墦於六合惟聖人主靜立人極則將此一圈直能離軀殼而妙於不識不知離物累而遊於何思何慮是之謂主靜卽所謂主一由此主靜者運而旋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且五氣順布亦且四時

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偕行亦且成男成女亦且萬物化生居然一太極也是之謂立人極

栢生如拳柳盈把同時移根種庭下栢生未活柳已榮春風飛飛意融冶青條眼看十餘尺踈陰朦朧反藏栢栢底若羞不自奮傍人來觀爲栢惜飛霜漸以時篇遷秀色不復如舊年折幹枯條委爨下栢生無礙自參天此詩是劉敞先生所賦種栢篇詞近而旨遠眞有味之言也

黃山谷治平三年赴鄉舉詩以野無遺賢命題主文

衕者盧陵李䨲讀詩中两句云滑水空藏月傳巖深鎖烟擊節稱賞以爲此人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擢首選

竹坡黃伯庸老翁謠曰白頭老翁髮垂領牽孫與客摩孫頂翁年八十奴無恤憐汝孩童困饑餒去年雖旱猶半熟今年飛霜先殺菽去年雖饑猶一粥今年甕盎無餘粟客謝主人將求去淚下如糜不能語伶竹老病惟一身獨坐茅簷夜深雨夢回猶自誤呼孫縣吏催租正打門深得諷刺之體因錄

之

屠長卿乘理篇大足消歇名心堅牢道念錄之篇云

聰明雄儁才子學無所不綜識無所不淹秇無所不精辯無所不挫交遊遍海內聲名徹寰宇一語之出座爲之傾一秇之播人爲之寶投轄陳遵置驛鄭莊以筆爲塚以墨爲池以鉄爲限以人爲斗以門爲龍以舟爲仙意氣籠罩風流掩暎方且高視濶步得意一時天壤間無益之事無一不料理而於方寸中神明反茫不爲照顧一旦真氣耗盡

溘先朝露空名挂乎通都而白骨淪於糞壤百代而下雖日在人口吻想慕其丰采彼白骨何知乎世人競好立名念此心灰冷矣惟枯淡冲素善葆此靈明雖時移運盡不免遷化而秉理儵然必有不朽者在嗟乎此至人所以必不肯以彼易此也余友莫雲卿久以詩弔之曰海內才名三十年九衢風月五湖烟終懷老父蘭膏恨恐讀門生薤露篇有客空然陳絮酒無人強起聽哀弦知君定入遮須國何似清虛小有天客散高齋罷草玄英雄

刊圖經今數千載
心得細田其學之名
附於由余言益矣

何事苦無年雲遐乍冷登山屐湖上今閒載酒船黃土老狐穿墓雨白楊新鬼哭秋壓墨池筆塚俱零落過客澆墳濕紙錢余此詩成不堪自讀曹子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事人死精氣既散形骸速壞安在其不朽文章即不朽於此人何與焉而況般墊之巧由基之射積薪之弈鍾王之書顏張之畫雖研精入妙絕類超羣於人亦寧有秋毫益乎大哉造化包萬用而長無掩衆巧而不有故觀於眞宰而人之沾沾秇能者媿矣

好人到處有如十 [illegible]

[illegible]

雪濤集云進士吳曲羅諱化朱虞言諱一龍皆楚人吳官鎮江朱官蘇州皆司理余時承乏長洲見虞言貞亮粹白口如其心謂人品若此世不多得一日曲羅謂虞言曰年兄眞是好人虞言遜謝曲羅曰好到好不筭好虞言曰旣好便筭好安得不筭曲羅曰你從胎中出來撞着的好人虞言曰撞着好也筭好曲羅曰你若當時撞着不好安得這般好故眞正好人必須由自巳做出噫曲羅此言雖曰戲謔然而至理存焉嘗觀孔門子路出胎撞着

詩歌之別

剛人卒蹈孔悝之難子羔出胎撞着善人未造聖人之域皆是學力弗到後世若陽美用處其初撞着惡人然聞鄉里竊議改行從善遂成忠孝大節關中張載其初撞着俠客然聆二程說易撤席聽講即成理學大儒此皆不靠撞着靠自巳做人知天下有自巳當做之人則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變化氣質何善不臻吾謂二公一時戲謔之言至理存焉蓋以此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

無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流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此姜堯章語於詩說見之

陸放翁不如茅屋底四章其一鑄印大如斗佩劍長拄頥不如茅屋底睡到日高時其二南伐踰銅柱西征出玉關不如茅屋底高枕看青山其三綺席堆盤起珊瑚列庫藏不如茅屋底父子自耕桑其四列鼎賓筵盛籠坊從騎都不如茅屋底醉倒與人扶此公晚年一丘一壑游戲翰墨之場高蹈之風尚可想見也耶

園林[illegible]集公[illegible]矣

不与經連者[illegible]之意也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爲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温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温公嘆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漢初爲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

來始就經爲注也

今人以頭竪於地以脚舂上爲觔斗戲諸書皆作觔斗徃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堅末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或作跟則觔斗字當從孫吾與爲跟頭謂以頭爲跟也今作觔斗兩字皆誤

人間世自有參差不能如一者自是正理如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之以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

月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宜無餘欠奈氣則盈而朔則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足而況於人乎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棄嗜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則天朝謏佞者必見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

所以進李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失笑近一友有母喪偶食紅米飯一腐儒以爲非居喪者所宜詰其故謂色紅也友答曰然則食白米飯者皆有喪耶其人語塞可謂與前語同快

友人馬貳師作七夕小詩曰瓜果遥陳禮碧空家家乞巧小庭中若言今日人心巧嘗取天孫拜下風其中秋者曰纔到中秋月乍明虎丘游舫客如鱗不知滿地笙歌裡幾箇無憂無慮人一以規世一以喚世可謂以韻語作佛事者矣

唯出於談者之。而可信

生涯千項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蔘裡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此釣臺詩也不知何人作可謂為狂奴之照也已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嘆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仔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兩人相知不必言矣而誠齋之語却中秀才膏肓

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
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
眞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呑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
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
月入詩腸氷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
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各一團月此楊誠
齋月下傳杯詩也此老自謂彷彿太白豈欺我也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
糗之說　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

何不云惟澂嘉
美忧直使

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爲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
爇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盎引缶
連沃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
屢欲作氷壺先生傳紀之而未暇也　上咲而然
之
宋時有誚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
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函相一薶銘庶幾
名附雉文不磨滅乎後世近有乞生壙志於名公
貴人者想同之也楞道人曰小人醜態乃至于此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玉灼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原文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諸葛武侯以醜婦爲養心之資余謂妬婦亦然南唐
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妬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誡之
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
宜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殆運多壘之初
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
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
銀盤綵段賞之樗道人云此妬婦佞詞烈祖亦爲
所欺矣

張孟奇曰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册自

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即位嘗勅虞玩之與傅堅意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云云時亦稱八籍今世多不解黃字之義余偶閱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老毋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即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樗齋漫錄卷之十終